

裁军谈判会议

CD/1625
13 September 200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000年9月6日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致会议秘书长的信，其中转交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9月1日在乔治敦大学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发表的讲话以及一份关于导弹防御的资料

兹随信附上克林顿总统于2000年9月1日在乔治敦大学就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发表的讲话以及一份关于导弹防御的资料。

谨请将这些案文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正式文件分发给裁谈会的所有成员国和参加会议的非成员国。

美利坚合众国常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
大 使
罗伯特·格雷(签名)

克林顿总统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讲话

乔治敦大学(华盛顿特区)加斯顿大厅

总统：谢谢！你们这么热烈地欢迎我，并且对加卢齐院长刚才的讲话也报以热烈掌声，我禁不住心想，他能得到这种礼遇实在让人高兴，他在我那里工作时，我给了他许多苦差事，没有任何人给他鼓掌，但他做得非常好。今天看到他如此出色地继任院长，我为他高兴。还有布朗教务长，谢谢你欢迎我来这里讲话。

我对他们说，我来这里的时候，我庆幸校长奥多诺万神父不在场，因为我来得次数太多了，我知道，到一定时候，如果我还是这么经常地来，他会对我说，他要给美国财政部寄一个帐单，要求向乔治敦大学捐款。

我来这里的时候，鲍勃跟我说起新学年刚刚开始，这使我想起 35 年前，我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曾给新生介绍过情况。我就想，我应该来，为今年的新生们介绍介绍情况，使新生们有一个良好的开端。

坦率地说，在听到你们的热烈掌声之后，我也曾这么想，如果我仍正在竞选一项公职，我会在我领先的时候，站起来简单地说一声“大家好”，坐下，然后走人。

我今天要谈的，不是一个让人鼓掌的话题，但却是一个对你们的未来十分、十分重要的话题：我们国家的防御问题。在今天，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我们的安全或我们的生存没有遇到任何紧迫的威胁，我们的民主价值蒸蒸日上，我们的联盟不断强大，现时代巨大的物质力量、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使我们这样的社会明显地受益无穷，我们享有着多样化和开放，我们拥有着充足的开创精神——在这个时候，我来谈这个问题。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很容易认为，我们的安全已经不再面对任何严重的长期性的挑战，但这种想法是错误的。随着技术越过日益松懈的边界而迅速地扩散，这就引起了下述可怕的可能：越来越多的国家、恐怖主义分子、犯罪团伙有可能获得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甚至核武器，获得这些武器的运载手段，这不论是恐怖主义分子在我们中间部署的小型运载装置，还是能从地球另一边将这些武器投送过来的弹道导弹。

今天我来与你们讨论这些威胁，因为你们伴随这些威胁的时间比我长。我尤其想谈谈弹道导弹的威胁。这种威胁是实实在在的，不断增大的，这使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俗称 NMD)的讨论具有了新的紧迫性。

我担任总统后，我就把制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列为国家安全议程上的首要议题。自那时起，我们实施了一项全面的战略，减少核武器并保证其安全，加强禁止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和核试验的国际制度，制止危险的技术流入有可能对我们不怀好意的国家。

与此同时，我们不断寻求能够加强我们的防御的新技术，以免遭受可能的攻击，包括恐怖主义分子在境内发起的攻击。

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上述各个组成部分，没有一个是孤立地去追求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重要的，我们在每一个方面都取得了进展。例如，在过去十年里，俄罗斯与美国已经销毁了 25,000 件核武器。我们还商定，在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里，我们的核武器数量将减少到比十年前低 80%。

1994 年，我们说服了三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以及白俄罗斯，使它们完全放弃它们的核武器。我们与俄罗斯联邦及其邻国处理了数百吨危险核材料，加强了对一系列出口品的管制，并防止武器研究人员向出价最高的买主出售其服务。

我们无限期地延长了《不扩散条约》。我们是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第一批国家。全面禁止核试验最早是肯尼迪总统和埃森豪威尔总统所赞成的想法。现在已有六十个国家批准了禁试条约。我认为美国参议院去年没有批准该条约，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希望明年参议院会批准。

我们还谈判并批准了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国际公约，并加强了关于禁止生物武器的公约。我们利用出口管制，使恐怖主义分子和潜在的对手无法得到制造这些武器所需要的材料和设备。

我们对那些帮助外国开展化学和生物武器研究计划的国家给予了制裁，我们投资购置了新的设备，采取了医学防护措施，以保护人民不受这些武器的危害。我们现在正与全国各州及各个地方的医疗单位一道，加强对付化学或生物武器的恐怖主义攻击的应急准备。许多人认为这种威胁是在 21 世纪里安全最有可能遇到的新威胁。

我们还采取了行动，设法减少试图获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同时又对我们的长远利益采取敌对行动的国家所构成的威胁。十多年来——请原谅，我是说近十年来——我们设法使伊拉克将其 90% 的石油收入用于购买食品和药品，而不是用于生产武器。

有些人认为我们的制裁仅仅是对伊拉克人民特别是对伊拉克儿童的损害，这个重要的统计数字很能说明问题。1989 年，伊拉克的石油出口收入是 150 亿美元，它将其中的 130 亿美元用在了军事上。今年，伊拉克预计将从其合法的“石油换粮食”的出口中获得 190 亿美元，它不能将其中的一分钱用在军事上。

我们努力对付伊朗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的计划，说服中国不要为伊朗的核计划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并催促俄罗斯加强其对敏感技术出口的管制。

1994 年，在美国首次获悉北朝鲜拥有核计划六年之后，我们谈判了一项协议，以可以核查的方式冻结了其生产核武器所用的钚的计划。现在，由于美国与北朝鲜进行的谈判，由于前国防部长比尔·佩利所做的外交努力，又由于最近的朝鲜南北双方领导人的会谈，北朝鲜已不再进行可对美国构成威胁的新型导弹的发射试验。

我们应该很明确：北朝鲜的军事能力依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其用意依然不清楚。但是，其暂停导弹试验的决定是一件好事，值得保持下去。

为对付武器扩散的威胁而做出的上述种种外交努力得到了我国的影响力遍及全球的强大军队的支持。今天，与任何潜在的对手相比，美国享有着绝对的军事优势。例如，1985 年，我们的军费开支大约相当于俄罗斯、中国、北朝鲜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今天，我们的军费开支是那时的三倍，每年近 3000 亿美元。我们的军事技术明显地遥遥领先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在冷战时期，威慑原则给我们以很大帮助。今天，威慑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原则。在海湾战争期间，由于面对着压倒性的报复威胁，萨达姆·侯赛因不敢轻举妄动，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我们在南朝鲜部署的力量使得北朝鲜在 47 年里不敢发动进攻。

现在的问题是，威慑能否在未来也使我们免受不怀好意者的侵犯？我们能否使美国更加安全？研制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能否做得更多一些，不是为了对付今天面临的威胁，而是为了对付明天面临的威胁。

例如，有一种可能，一个拥有核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敌国很可能四分五裂，导弹的控制权落入了不稳定分子手中；或者，这个国家在危急时刻，可能打错算盘，认为可以用武器吓唬我们，使我们不敢捍卫我们的重大利益，或去援助我们的盟友，或去援助其他无防卫能力、明显需要帮助的人。

在未来，我们无法排除这样的可能，即恐怖主义团体，如果控制了——即使是暂时控制了——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便可能获得向我们发起核攻击的能力。

现在，没有任何人会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会代替外交或威慑。但是，如果这样一个系统能够恰当地发挥作用，那么，在武器扩散使维持和平的任务更为艰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多了一层保障。因此，我认为，我们有义务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可行性、有效性及其对美国总体安全的影响加以判定。

现在研制的系统，其设计的工作原理如下：一旦发生攻击，美国卫星会侦察到导弹的发射。我们的雷达将跟踪敌方弹头，在其达到美国境内的目标之前，我们从陆地上发射的高精确度、高速度拦截器将把敌方弹头摧毁。

对于拟设在阿拉斯加州的一个系统，我们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这一系统一旦投入运行，将保护美国的 50 个州在近期内不受我们面对的导弹威胁，即来自北朝鲜和中东地区的威胁。这一系统与拟议中的任何替代方案相比，可以最早投入部署。

从去年秋天开始，我们进行了发射试验，以测试这一导弹防御系统能否在实际当中可靠地拦截弹道导弹。我们已经开始看到，这一系统的各个部分能够一道工作。

我们的国防部在极为短促的时间里，克服了各种棘手的技术障碍。对于科恩部长、谢尔顿将军及其手下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我为他们感到骄傲。

其中一次试验证明，用子弹头击中子弹头，实际上是可能的。然而，尽管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是大有前景的技术，但整个系统的效能尚未得到验证。在初次试验成功之后，最近的两次试验却由于多种原因失败了，没有拦截到目标。已计划另外举行数次试验。这些试验将会告诉我们，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能否在实际

条件下可靠地发挥作用。这一计划的关键组成部分，例如导弹拦截器所用的助推火箭，尚有待试验。

另外，对于该系统是否能够对付对抗措施，还存在着需要解决的问题。换句话说，发射导弹者可能采取对抗措施，对导弹防御系统施以迷惑，使它误以为击中目标而实际上没有击中目标。

根据合理的推测，随着时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能够解决的。但是，我还不能根据今天已有的资料，得出结论认为，我们对整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以及作业效能已有了足够的信心，从而可以开始部署。

因此，我已经决定，目前暂不授权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同时，我已经请科恩部长继续积极地开展开发和试验计划。这方面的工作仍处在早期阶段。到目前为止，计划的 19 次拦截试验，只进行了三次。我们需要针对更难以对付的目标，进行更多的试验，进行更多的模拟，然后我们才能负责地把我国的资源用在该系统的部署上。

我们应该利用这段时间，以确保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一旦部署，便能在实际当中提高我国的整体安全水平。过一会儿我还要再谈这个问题。

我想让大家知道的是，我做出不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一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的这项决定不会对下一届政府部署整个系统的日期产生很大影响，如果下一任总统决定部署的话。

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过的专家们得出的最稳妥的意见是，如果我们今天就决定建造这样的防御系统，该系统最有可能到 2006 年或 2007 年投入运行。如果下一任总统明年决定这么做，那么该系统仍然可以在上述时间里完成。

在这之前，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盟国和俄罗斯一道工作，以加强它们对我们对付正出现的弹道导弹威胁的努力的理解和支持，并探索我们可以进行合作的创造性方式，以此也提高它们的安全水平。

一个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可以在我们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但这个系统不可能是这一战略的全部。它永远不可能成为对付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战略的全部。

而且，正如我刚才说过的，配有核武器的弹道导弹并不代表着我们面对的全部威胁。我们面对的威胁还包括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一系列用以部署这些武器

的致命的技术。因此，把我们的国防完全建立在等着导弹从空中射来然后想法把导弹射下来的战略基础上，则是很荒唐的。

我们必须与盟国以及俄罗斯一道努力，从一开始就不让潜在的对手有机会用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来威胁我们，并让他们确实明白这样做的灾难性后果。

我们战略的各个组成部分不能相互削弱。各个组成部分必须具有相互加强的作用，必须为我们的整体国防做出其贡献。整体国防也包括极为重要的军备控制方面。

在过去 30 年里，共和党和民主党历任总统都与俄罗斯谈判了一系列军备控制条约。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都依靠这些条约保证了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和可预测性，着手进行了拆毁冷战遗产的工作，并在最重要的领域，即核武器领域，推动了与我们的原来对手从对抗转向合作的过渡。

我们与俄罗斯一道建立的国际安全架构的一个关键部分，同时也是我们的国家安全的一个关键部分，便是尼克松总统于 1972 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反弹道导弹条约》按照一项简单的原则来限制反导弹防御：任何一方不得部署会削弱另一方核威慑能力的防御系统，因而诱使对方在危机时刻首先发动攻击或采取对抗措施使双方的安全都受到削弱。

尽管冷战已经结束，但建立在相互威慑基础上的战略稳定依然重要。为什么？因为美国和俄罗斯仍然拥有着可以相互毁灭对方的核武器。目前我们的关系仍处在一个过渡时期。

我们以多种方式进行了合作。俄罗斯与北约签署了一项合作协定。我们的士兵与俄罗斯士兵一道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服务。但是，虽然我们已不再相互为对手，但我们也尚未成为真正的盟友。因此，对他们来说和对我们来说都一样，维持战略稳定增加了双方的信任和信心，减少了对抗的危险。这就使建立更好的伙伴关系以及更为安全的世界成为可能。

这里遇到了一个问题：若要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对《反弹道导弹条约》加以调整或者退出该条约。这不是因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对我刚才谈到的战略稳定形成了挑战，而是因为《反弹道导弹条约》依其字面含义，便是禁止任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所想要的是，一方面探索尽可能有效的防御，不仅为了我们，而且为了所有守法的国家，另一方面维持与俄罗斯的战略稳定。到目前为止，俄罗斯不情愿同意，坦率地说，我认为是担心在一定意义上，这一系统或未来的这类系统会威胁到其威慑能力的可靠性，因而威胁到战略稳定。

尽管如此，在 6 月份莫斯科高峰会议上，普京总统和我还是达成了如下共同看法：自 28 年前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以来，世界发生了变化，导弹技术的扩散造成了新的威胁，可能有必要对该条约加以修改。我再一次强调，这些威胁不单单是美国面临的威胁。

俄罗斯也认为，现在正出现新的导弹威胁。实际上，考虑到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俄罗斯更容易感受到这一新的威胁。到一定时候，我希望美国能够缩小与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我今天所选择的路线使美国有更多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我们会加紧去做的。

普京总统和我一致同意加强我们在战略防御问题上的工作，与此同时继续寻求通过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来裁减更多的军备。他和我都已指示两国的专家在诸如战区导弹防御、早期预警、导弹威胁等领域拟订进一步的合作设想，供下一个星期我们在纽约会晤时讨论。

除了俄国人以外，作出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的另一个重要外交考虑是我们的北约盟国。它们都已经表明，它们希望美国谋求战略防御时维护而不是废除《反弹道导弹条约》。我们如果决定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就必须取得它们的支持，因为这一系统的关键组件将设在它们的领土上。

我所做的决定也使美国有时间回答我们的盟国的疑问，并就下一步怎么走与它们进一步磋商。

最后，我们必须考虑到部署的决定对亚洲安全的影响。下一届总统在做出部署决定时，他需要避免刺激从中国到南亚所具有的已经危险的地区性核能力。现在，我要把话说得十分明确：任何国家都永远不能就美国的安全问题施加否决权，即使美国和俄罗斯不能达成协议；即使我们最初还不能获得盟国的支持；即使我们认定中国人会对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做出反应因而大量增加其核武器，并且随之必然对印度然后巴基斯坦产生影响。

下一届总统仍然可以决定，我们在 21 世纪的安全利益要求我们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即在这个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的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行动和反应的确影响到我们的安全。

因此，在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和赢得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往前走，显然是好得多的做法。我们为实现这一点而做的努力尚未完成。对我来说，做出这一决定时所依据的底线是：由于正出现的导弹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威胁，我们有义务谋求一个能够提高我们安全水平的导弹防御系统。

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在有绝对的把握认为这个系统是有效的之前，在尽了一切合理的外交努力以便把部署的代价缩小到最低限度并且将其益处——对美国安全和世界上遭受同一威胁的所有守法的国家的安全的益处——扩大到最大限度之前，我们不应再往前走。

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探索战略防御的新疆界的同时，继续追求军备控制，与我们的盟国站在一起，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道努力制止致命武器的扩散，则美国 and 全世界会生活得更好。

我强烈地认为，这是美国的最佳路线，因此我今天所做的决定符合美国的最佳安全利益。总之，我们需要怀着现实主义精神，稳步地、谨慎地前进，不否认我们面对的威胁，或不认定我们能对付这种威胁而忽视了我们的总体战略环境，包括我们的盟国、朋友以及其他国家的利益和担心。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如果部署的话，应该是一项更宏伟的战略的一部分，这个战略便是保护并增进和平，加强我们现在享有的安全，建立一个更为安全的世界。

我试图使下一届总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实施这一战略的能力。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也试图最大限度地扩大你们所有年轻学生生活在更安全、更有人性、更积极地相互依赖的世界上的机会。我希望我这么做了。我认为我这么做了。

谢谢大家。

资 料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

克林顿政府致力于发展一个有限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用以保护所有 50 个州不受正在出现的来自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家的弹道导弹威胁。一旦发生攻击，美国卫星会侦察到导弹的发射；雷达将跟踪敌方弹头；在其达到美国境内的目标之前，我们从陆地上发射的高精确度、高速度拦截器将把敌方弹头摧毁。

关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决定

克林顿总统今天宣布，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有足够良好的前景，费用也能负担得起，因而应继续开发和试验，但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资料证明整个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技术和操作效能，因而暂不部署。

在做出此项决定时，总统考虑了威胁、代价、技术可行性以及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对国家安全的总体影响。他考虑了国防部所做的透彻的技术审查以及他的高级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

五角大楼在开发一个能解决正在出现的导弹威胁的系统方面取得了进展。但是我们尚没有足够的资料能够认定这一系统能够在实际条件下可靠地工作。这一计划的关键部分，例如导弹拦截器的助推火箭，还没有得到试验；对于该系统有无能力解决对抗措施，也存在着尚未解决的问题。总统表示，在我们有更大的把握认为该系统能够起作用之前，在做出一切合理的外交努力以把代价缩小到最低限度之前，我们不应再往前走。

五角大楼将继续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和试验工作。这一工作仍处在早期阶段：在计划进行的 19 次拦截试验中，到目前为止只进行了三次。另外还将继续进行地面试验和模拟。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开发是本届政府全面国家安全战略的一部分，这一战略的目的是防止潜在的对手用这种武器威胁美国的安全并且从一开始就防止他们获得这种武器。

与俄罗斯签订的军备控制协定是这一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协定保证了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战略稳定和可预测性，促进了核武器的销毁，并有助于完

成从与俄罗斯对抗到合作的过渡。1972 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按照一项简单的原则来限制反导弹防御：任何一方不得部署会削弱另一方核威慑能力的防御系统，因而诱使对方在危机时刻首先发动攻击或采取对抗措施使双方的安全都受到削弱。

这项决定的宣布将使美国有更多的时间与俄罗斯一道寻求这样的目标，即对《反弹道导弹条约》作出调整，从而容许部署有限的、不会削弱战略稳定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美国还将继续与盟国进行磋商，并将继续与中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对话。

对付预测的威胁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

去年 8 月总统决定：初步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架构将包括：部署在阿拉斯加的 100 个陆基拦截器，设在阿拉斯加的一个反弹道导弹雷达，五个改良型早期预警雷达。

这一设计是时间最短、费用最低、技术上最成熟的设计，能够针对预测的威胁而将有关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起来。这将使所有 50 个州不受来自北朝鲜和中东的新威胁，对于对付来自北朝鲜的最直接最可能的威胁，这是最佳的布局。

1999 年 7 月 23 日，克林顿总统将“1999 年国家导弹防御法案”签署为 H.R.4 号法律，该法案规定，以技术上允许的尽可能快的速度部署有效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美国的政策。该法案还包含两项修正案并得到本届政府的支持：第一项修正案明确申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须一律得到授权并经过拨款程序，因此，尚未做出关于部署的任何决定；第二项修正案申明，寻求继续通过谈判来裁减俄罗斯的核力量是美国的政策——这意味着国会正式支持通过谈判来裁减战略核武器，从而确认了导弹防御政策必须考虑到重要的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目标这一政府立场。

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预算

克林顿政府为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花费了约 57 亿美元，并为 2001-2005 财政年度另拨出了 104 亿美元的预算，以支持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初步架构的可能部署。

对于开发、采购、部署初步系统(100 个拦截器、一个反弹道导弹雷达、改良五个早期预警雷达、指挥和控制)的费用，目前的估算是大约 250 亿美元(91-09 财政年度)。但为了便于比较，这个数字不到今后六年国防预算总额的 1%。

《关于战略稳定原则的联合声明》

在 6 月 4 日莫斯科高峰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战略稳定原则的联合声明》。《声明》说，国际社会面临着危险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及其包括导弹和导弹技术在内的运载手段扩散的日益威胁，有必要解决这些威胁，包括通过考虑修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方式。《声明》还记载着双方一致同意加强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和第三阶段裁减战略武器条约问题的讨论。

《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

美国已向俄罗斯表明，我们愿意进行认真的合作，以解决正在出现的弹道导弹威胁，并已列出了供讨论的若干具体领域。在 6 月 4 日高峰会议上，克林顿总统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一项关于建立交换导弹发射早期预警系统数据的联合中心的协议；他们还商定为了解决导弹威胁而探讨更为深远的合作。

7 月 21 日，克林顿总统和普京总统在日本冲绳发表了一项《关于在战略稳定方面进行合作的联合声明》，这一声明列出了控制导弹、导弹技术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的具体合作领域和项目。

-- -- -- -- --